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34

碧血黄沙

BI XUE HUANG SHA

(四)

黎小江 主编



广州出版社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碧 雪 黄 沙

(四)

黎小江 主著
汪光明 编著
曹林平

广 州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—军事—中国

中国军事文学
碧血黄沙 (四)
(34)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次: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 价: 988.80 元 (全55册)

第六卷

前程难测

第一章 海市蜃楼

沙暴吞没了一切，摧毁了一切，发掘了一切，又重建了一切。

当杜丽珍重新睁开眼时，面前的景象全变了。

原来的漫漫平沙不见了，她的周围出现了奇形怪状的沙丘，有的弯如新月，有的像伏地而卧的骆驼，有的像奔涌的波峰。

她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，四周静得像荒坟一样，她已经不再有燥热之感，而是袭来的微微寒意，太阳已不再放射光芒，像涂上了一层黄漆，暗淡无光。

她看见在新月形沙垄上，有一片白骨显露，定睛细辨，是骆驼的骨骼。

“吕处长！李月仙！”

她阔着嗓门大喊，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当她确认他们已不在自己身边，便放声大哭。

她也听不到自己的哭声，不知是不是因为耳朵里已经灌满了黄沙，只是一片嗡鸣，多么浩瀚的永恒的静谧啊！简直能听见自己脉管里血流的“嘟嘟”声响。

这也许就是死的境界吧？周围全是死的，她也不会活，她记起了吕处长讲的绿洲城的故事，不知是真是假。

她又看到了李月仙赤身裸体死死抱住吕杰人的那一幕。她理解李月仙，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为什么有此举动。

“他们到绿洲城游逛去了，把我丢弃在这里！”杜丽珍心中漾起无尽的委屈和难忍的孤独。

撕不碎打不破的静寂，使她感到生命已经终止，她仅仅是一个荒漠幽灵。

杜丽珍站起来，举目四望，她要寻找自己的绿洲。是的，李月仙为什么丢下她独抱吕杰人而去？那是因为她曾打听过大别山的路。

魏洪生是她生命天幕上的星辰，如果没有这颗远在天边的星光的照耀，那么人间不是太黑暗了吗？那么生活不是太残酷了吗？

杜丽珍向着万里荒沙走去。

她的眼前出现了什么？那是一派仙境——

她看到魏洪生向她招手。

她向前走着，眼前的景象使她目眩心畅。

她不知道前面展现的是什么赫赫名山，既不像鄂豫皖苏区的金刚台和天柱山，也不像川陕根据地的大巴山。这山是绿色的，那神秘的幽寂的森林景色令人心慑，它的下面，是一片汹涌的深海，它的背后，向东方迤邐升起的是阴郁雄奇的原始森林。

在这林莽之中，她看到了黄色的时隐时现的殿堂，塔楼壮丽，飞檐高挑，彩云纷纷，霞光熠熠，隐隐有钟磬之声悠扬，殿内似有烟气氤氲，朦胧中还有烛光闪烁。

杜丽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异景象，弄不清是真实所在还是虚幻之境。

然而，她此时的感觉却非常敏锐，她觉出她脚下的沙尘的流动。她翻越沙丘缓缓前行，那旖旎的美不胜收的风光迎

接着她。

蓦然间出现了她所熟悉的情景。

那是一个极小的山，她记起了，那就是她出生的地方。

村头的高坡上，在那棵老橡树下面，站着一个人影。

“啊！是他，是他，他腰间挎着左轮手枪，他脚上穿的是休养时我帮他打的麻布草鞋。这些年来他还在等着我，寻找我……”

杜丽珍在沙丘上奔跑，生怕那身影转身而去，她放声大喊：

“魏洪生！我现在就来了，来了……”

杜丽珍向着海市蜃楼，向着心中所爱，向着豪壮瑰奇的大自然，热切地奔去。

她踉踉跄跄，跌下了沙丘……

杜丽珍沉入了荒远、辽阔、寒气袭人的沙漠之夜。

她平躺着，上面是透明的天体。浩荡的星海接连着大地，她记起了母亲给她讲的牛郎织女星，它们相隔并不遥远，却永远难以相逢。她和魏洪生不正这样吗？

她记起在红军医院时，他们秘密幽会的情景，她第一次体验到的人生的甜美。

此时，她躺在冰冷的沙床上，那滚滚世尘的烦忧已很遥远。天体宁静，浸透了她的心。她惊异地发现，她在领会一种与世长辞的快慰的感觉，溘然而逝对人来说，也许是一种福惠。

她见不到魏洪生，那将是终身的遗憾，甚至后悔：不该随军离开鄂豫皖。

她又体会到人生的一切苦难毕竟是脆弱的，在灵魂中凝结的爱情的感召下，在肉体里残存的求生欲望强有力的诱惑下，那些往昔的万千苦难便悄悄隐退了，淡化了。

杜丽珍要重新站起来。

她已经没有了饥渴疼痛的感觉，身体也失去了重量，有的只是困倦、只是与魏洪生见面的渴求。

她顽强地向前走去，脚下是一踏一个深窝的柔软沙尘，走了十几步，双腿一屈又倒了，再也无力站起。她沉沉睡去。

沙漠像困倦的巨兽一样睡着了，温顺，静谧，像温柔的床。

“我不能睡着，我不能睡着。”杜丽珍嘟念着。此时，月亮很美，很亮。杜丽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晶莹的月亮，“不，我不能睡着，我要到魏洪生那里去，他在石塘村头等着我哩！”

杜丽珍又站起来，又向前走。

沙漠像无边海浪起伏，天色由灰转白，空中飞荡着蒙蒙黄雾，在那黄雾蒙蒙中她看到了初升的太阳。

沙海日出是那样的壮美。

杜丽珍像拥抱那太阳似地双手前伸，踉跄了几步跌倒下去。

她最后抬头向前望了一眼。

就在这热切的瞩望中，她仿佛看到了一生走过的每个脚印，这些脚印一步一步接连成她走过的二十三年的路程。

看到了她走过的万水千山和炮火连天的战场。

她想到了一切，唯独没有想到在她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、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江子文，她把那个山洞之夜忘了。

她此时害怕再回到喧腾的人间，她已经远离尘嚣从人间走出来了，她甚至怀疑，她为之奋斗的这一切是不是一场梦幻。

太阳照射着沙海，她看见太阳犹如一个火球在她眼前旋转，它的四周是一个七彩绚丽的巨大的光环！

她在这光环中飘浮起来，身下不再是金黄色的沙漠，而是雪白的云浪，头顶上仍是蔚蓝的大穹，四处全是玫瑰色的光华。

奇景蓦然展开，已不是先前见到的海市蜃楼，云海在她身下舒卷鼓荡变幻无穷。

太阳变白了，缩成一面炫目的明镜，七彩的光环凝结成一个斑斓的镜框，而在这明镜中出现了一个人影，但人影大模糊了，刺目的光线使她无法凝日久望。

“你是谁啊！你在那里做什么？”

“我在等待！”

她听出这就是魏洪生的声音，心灵飓风掠过湖面似地一阵微颤，传遍全身，她竟然一跃而起，肢体轻飘空灵，恍如置身大虚，多么美好，多么神奇。她强烈地感到那种令人昏眩的引力，在愉悦欣慰的快感中，酣沉地张开双臂，向着那面明镜，向着那灿烂的光环，向着对她招手永远等待她的人飞去。

天地乾坤翻转起来，彩色的万朵霞云从四面八方向她聚拢过来，把她淹没在花的波涛之中……

第二章 杀 俘

杀俘场选在马龙飞黑鹰团驻地——黄家屯东边的戈壁滩上。那里立起了一百根木桩排列的方阵。

每行十根木桩，整整列了十排，每根木桩上绑着一个剃光了头的战俘。

这是马龙飞从三百多战俘中挑选出来的。

马龙飞集中起全团人马，围在杀俘场的四周。

在杀场的顶端，摆着一排长桌，马龙飞阴沉地皱着眉头坐在正中。他的三弟马龙跃坐在他的左首，像一尊凶神，他的半边血症的脸，在西斜的阳光中呈紫黑色。

他的右首坐着马正良，他是七星军刀的新的获得者，虽是一个连长，却享受着比营长高一级的殊荣。

他们的面前摆着五碗白酒。

在长桌左首略前，有一排长凳，坐着五个披着白色斗篷的杀手，他们是从自告奋勇的十人中选拔出来的。每人膝上横着一把马刀。

这五个杀手，紧盯着十排木桩的行距。

两行木桩左右相错，形成一条夹道。俘虏面对面地绑在木桩上，每个杀手骑马冲过夹道，左劈右砍冲杀过去，每刀下

去，必须有个人头在地上翻滚，让那飞溅的鲜血染红白色的战袍。

一口气砍杀过去，二十个人头落地算为优胜，官升一级。

马龙飞把这场杀俘，名之为“血祭”。

一是为了祝贺他的团追堵截杀红西路军战绩卓著，二是为西洞堡战斗中死去的胞弟马龙腾报仇。

原本是由五个杀手，分在五条夹道中同时砍杀过去，以速者为优，这将使观众目不暇给，不能领略各个杀手的技巧。

马龙跃提议，一个一个来，这样可以充分体验杀人的快感。

他们每个人，都将目睹咫尺之内的惨剧，吞咽浓烈的血腥，倾听凄厉的绝命的哀嚎。

马龙飞摸着蓬乱的黑胡须，沉静地坐着，他并不显得特别激动，犹如观赏一场角力。

马龙跃的半边紫脸的另一半黑脸，青筋暴突，不断抽动。他本想亲自动手，却被他大哥否决了。

马正良如坐针毡，一脸怒意，鬓角上的青筋曲胀起来，脸色黧黑，使人觉得没有选他当杀手，心中愤愤不平。

河岸边的胡杨林梢浮动着破碎的红中透紫的云朵，在北风的推赶下向上方飘移。

“来吧！”马龙飞站起来，“英雄好汉们，”他目视着那五个穿白斗篷的杀手，“哪一个先上！”

其中一个站起来，粗壮得像条健牛，他迈着重骑骑惯了的罗圈腿，手提马刀来到马龙飞面前。

马龙飞双手捧给他一碗酒。

第一杀手端酒在手，一口一口咕咚咕咚地喝着，最后一仰脖把酒喝光，将空碗摔在碎石滩上，脸立即胀得血红。他挥了挥刀，发出呼呼风声，轻得像一片苇叶！

然后转身，已经有人牵过一匹黑马。

他飞身上去，把马刀高举，在木桩的方阵前来回跑了两趟，做过一切准备动作，突然冲入木桩的夹道，眼看第一颗人头就要落地了，但是，他的马刀在空中转了向，劈在俘虏的右肩上，在俘虏一声惨叫的同时，他也惨叫一声撞到木桩上，落下马来。

全场惊呼。

原来他在陡然拐弯转入夹道时，他的斗篷飘起来挂在左边的木桩上，自己反被扯下马来。

“笨蛋！”马龙飞怒不可遏，愤然地叫道，“第二杀手！”

第二个也像第一个一样，履行了开杀仪式，他把第一个杀手的失误归结为喝了太多的酒，而且喝得太猛，他只喝了半碗，把碗摔到了碎石滩上，翻身上马。这是个精明的家伙，他把马刀举起，在来回奔驰耍过威风之后，不是陡然转进“夹道”，而是旋了个较大的弧形，却又出现了失误，第一刀砍去了战俘的半个脸颊，血喷如泉；在扭身劈第二个时，又劈在捆绑俘虏的绳索上……

匪群里响起“嘘”声和呼啸声。

俘虏中有人高叫：

“马龙飞！别他妈的丢人了！杀俘虏算什么本领？！”

“有种的放下我来跟你单个较量！”

绑在木桩上的俘虏应和着：“马龙飞，你敢吗？”

有人呼叫，有人吐唾沫。血腥味已经扩散开来。

马龙飞不再叫第三个杀手了！他扭脸看一下三弟，马龙跃

也被前两个杀手的失误镇住了，低声说：“让七星刀上！”

这正是考验新任连长是否忠诚的时机，他用臂肘碰了碰马正良：

“一连长，你来个漂亮的！”

“团长，七星刀的荣耀是用于战场……”

“拿我的刀去！”马龙跃把自己的马刀杵到马正良面前。

“我的父亲告诉我：不杀失去抵抗力的人！”

“我以团长的名义命令你杀战败被俘的人！在这里你是军人，不是儿子！”

马龙飞登时敛容，厉声呵斥，以拳擂着桌面。

“杀俘将给我带来耻辱。”马正良痛苦地说。

“杀俘给我带来欢乐！”马龙跃傲慢地反驳说。

马正良紧咬着青灰色的嘴唇，素无所畏的脸上；露出绝望的神情，低头望着马龙跃杵在他面前的军刀。

这种对峙，使场外的马家军为之瞠目，违抗马龙飞的命令，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？更何况这是什么样的命令啊！有人在想：马正良的七星刀的荣耀，能不能带给他一颗不怕砍的头颅和一颗勇士的魂魄？

“好吧！”马正良猛然站起，这是下了最后决心说出的两个字。

所有的人都希望看到一场惊心动魄的精彩表演，谁都知道，马正良的劈杀是有名的。

马正良抓起横在桌上的马刀，走到桌前，他让人牵过他的乌龙驹，没有喝酒，便飞身上马，抖缰驰入第三排木桩夹道。马刀在阳光下闪了个弧形的轨迹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马刀劈进战俘身后的木桩，乘战马急奔的速力，他猛劲一别，马刀断为两截……

正当人们大惑不解之时，马正良纵马急驰，冲出木桩夹

道，从围在屠场四周席地而坐的队伍头上一跃而过，直向东北方向的蛮荒疾奔！

“叛变！”

马龙飞咬牙切齿地喊了一声。

马龙跃已经跳起，从第三个杀手中抓过马刀，翻身上马，大喝一声：“特务连，上马！跟我来……”他并不等待，抖缰追去。

当特务连纷纷上马时，马龙跃已经追出一里之遥了！

戈壁滩上扬起一溜尘烟！

马龙飞怔怔地望着远去的烟尘，陡然间一股透骨的寒气掠过脊背，再逼出一个倡乱的马仲英来，那乱子可就闹大了。

“血祭”被这场意外的变故破坏了。

他不再用飞马斩靶的方式了，吩咐那五个杀手徒步刺杀，沿着五排木桩夹道左刺右劈斩杀过去。

人头滚落在黑色的戈壁滩上，血从受刑者颈项中上喷，犹如红泉，脚下是滑腻黏稀的血浆，血腥弥散浓烈逼人，空气凝滞着令人气闷、干呕。

这五个杀手各自完成二十个战俘的屠杀之后，那白色斗篷就像从血池中捞出来一般。其中有三个杀手一出夹道就倾跌下去，还有两个用马刀支撑于地才勉强站住，脑袋勾在胸前，声音嘶哑地说：

“给我水！”

第三章 救 援

马正良沿着沙漠和戈壁的边沿向家急奔，他要去告诉父亲，他所走的道路是按照父亲的教诲而选择的，希望父亲暂时躲藏，以免连累之灾。

他知道凭他的骑术，凭他的马力，凭他先行之利，无人可以追赶上他，能够与他的马力相匹敌的只有马龙飞的乌雅和马龙跃的黑豹了。可是，他们未必亲自来追，而且等他们上马也就晚了三春了。更何况，他并不怕与他们单独相对。唯一担心的是他父亲以后的处境，他想到不能直接回家，拨转马头进入了沙漠。

在沙漠和戈壁交接之处，他突然勒住了骏马。

一个死者挡在他的马前。

这具尸体的下身被沙层掩着，他的脸向下俯着，长长的黑发像一簇黑芨芨在风中飘摇，根部沾满尘沙。

他想扬鞭跃马而去，脑幕上却闪出四个字：“是个女人！”

他勒住战马，马长嘶一声转过身来，他跳下马，在尸体前俯伏下来。

他搬着尸体翻转过来，从毡毯片里裸露出女尸的富有弹性的乳房。他摸摸她的胸口，还有微微余温。

“活着！他猛然把她放开，站开去，上下打量着她。

那女人赤着双脚，上衣是一件糟朽的灰布军装，苍黄的脸在夕阳照耀下，泛着红晕。

“女红军！”

他犹豫地站了一会儿，准备弃她而去。这时他看到那红军的嘴唇翕动起来，发出细的如柔丝的声音：

“水！”

他不再犹豫了，把她抱上马鞍，骑上马缓缓而行。

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他听到身后隐隐传来的马蹄声，转身看到一匹黑马背着夕阳向他追来。

如果此时，他把女红军推下马鞍，脱逃还来得及。

他不愿半途而废。

他准备与追击者短兵决斗。

他的希望落空了，一颗子弹呼啸着从他耳畔飞过，他感到了扑过来的热风。

他向前一倾向后一仰，慢慢地很不情愿地歪下马去。

那女红军也随即滑落到马下。乌龙驹高扬起前蹄，为它的主人落马仰天长嘶！

这一枪似乎打得很准，落马者身体躬曲着，蜷缩着，在作死亡前的挣扎，他的腰间仍挂着令人羡慕的七星军刀。那战马已不再嘶鸣，垂首而立，用那厚吻去嗅主人的手，祈求他重新坐上雕鞍。

马龙跃勒住战马。那个女红军如何跟马正良在一起，使他困惑不解。他跳下马，把马枪挂在鞍桥上，手持苇叶长刀。他所梦寐以求的七星军刀就在眼前。

他不知马正良伤在哪里，看不到血迹，也许就在身下，他一手持刀一手去掀动马正良的已近僵硬的尸体。

他眼前突然寒光一闪，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，只觉得一